

延伸式修辞初探

何伟渔

延伸式是一种修辞方式。请先看例句：

(1) 上面那石头吓了一跳，顾不得生气了，也暂时忘了自己的尊严，就用哀求的口气说：“别这样！彼此是朋友，连在一起粘在一起的朋友，何必故意为难呢！……”
(叶圣陶《古代英雄的石像》)

(2) 我虽然看不见小鸟的头部，可还没有忘记它那双眼睛，那双小黑豆似的预知生命危险的眼睛。(老舍《小麻雀》)

这两个例句的基本特点是，先用一个词(例(1)的“朋友”)或一个短语(例(2)的“那双眼睛”)造句，然后在这个词或这个短语的基础上，通过延伸扩展(即增添宾语、补语、定语、状语等等)，另造一句，连用在一起，使语意更加准确、更加鲜明，使语气更加肯定、更加有力，使句式更加简短、更加一致。这种修辞方式就叫延伸式。我们可以把延伸扩展前的词或短语称为延伸式的本体，把延伸扩展后的部分称为延伸体。

为什么说延伸式是一种修辞方式呢？因为这种表达方式是作者“有意”采用的，而不是非采用不可的。象例(1)的“彼此是朋友，连在一起粘在一起的朋友”，也可以写成“彼此是连在一起粘在一起的朋友”；例(2)的“可还没有忘记它那双眼睛，那双小黑豆似的预知生命危险的眼睛”，也可写成“可还没有忘记它那双小黑豆似的预知生命危险的眼睛”。作者这样写，分明是为了取得某种修辞效果。

一、延伸式的种种形式

延伸式是一种很常用的修辞方式。在延伸式中，作本体的主要是名词、动词、形容词。名词作本体的，见上述(1)(2)两例。本体加上定语，构成延伸体。

词作本体的，例如：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毛泽东《农村调查》序言)本体加上宾语，构成延伸体。

形容词作本体的，例如：看着人家那样辛苦的劳动，老通宝觉得身上更加热了，热得有点发痒。(茅盾《春蚕》)本体加上补语，构成延伸体。

除了名词、动词、形容词以外，别的词偶而也有用于延伸式的。例如：他挥挥手，不肯说那些赞美之词，怎么也不肯。(柯岩《汉堡港的变奏》)本体是以助动词为中心的，本体加上状语构成延伸体。

以上各例是延伸式修辞的基本形式。在实际运用中，还有一些变式，例如：他问我：疯大爷，种什么树？我说：柳树，垂杨柳，多么美呀！(老舍《龙须沟》(本体是“柳树”)名

词)，作者只取了本体中一个语素“柳”，另加定语，构成延伸体。

又如：就在这个时候，黄老妈妈看见女儿转过头来，向她微笑了一下，笑得那样自然、舒坦。（峻青《党员登记表》）本体是“微笑”（动词），作者只取了本体中一个语素“笑”，另加补语，构成延伸体。

这两例是延伸式的一种变式。延伸体里不出现全部本体，只出现部分本体。

另一种变式是，在延伸体里完全不出现本体。例如：使得汉堡港改变节奏的，说也奇怪，是一条船。就是中国远洋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远洋货轮汉川号。（柯岩《汉堡港的变奏》）为什么本体不在延伸体中重现的也可以算作延伸式修辞呢？因为本体和延伸体尽管字面上全不相同，可是从表达的内容来看，延伸体仍是本体的延伸扩展。“中国远洋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远洋货轮汉川号”不就是那条“船”吗？

此外，只有一个本体，却有几个延伸体的，也可以认为是一种变式。例如：这点希望使它注视着地上，等着，等着活或等着死。（老舍《小麻雀》）

二、延伸式的修辞作用

延伸式在口语中，在书面语中都是常用的修辞方式。人们喜欢采用它，因为它有较好的修辞作用。

（一）延伸式可以化长句为短句，使语言简洁明快。比较下列句式：

A，这是一个隆重的仪式！千百年相传的仪式！（茅盾《春蚕》）

B，这是一个隆重的千百年相传的仪式！

C，在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征途上，我们要努力攀登精神文明的三个高峰：一个是思想理论高峰，一个是科学技术高峰，一个是文学艺术高峰。（胡耀邦在《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闭幕式上的讲话》）

D，在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征途上，我们要努力攀登精神文明的思想理论、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的三个高峰。

AC句都是原文，运用了延伸式修辞，句式简短，轻捷明快。BD句是笔者改写的，不用延伸式，字数虽少了几个，但是句子拖沓，不是语意重点不突出，就是语意关系不明确。

口语中以短句居多。因为延伸式有化长为短的修辞作用，所以它也常用于口语。例如：“娘，娘！您别去罢！我不要了，我不要皮鞋穿了！那些店家！那些可恶的店家！”（郁达夫《书塾与学堂》）

日常说话跟写文章不同，往往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说出一句以后，觉得不够准确，就补上一句，觉得不够完美，再续上一句。因此延伸式是常常采用的。

（二）延伸式可以阐发词语的意义，使表达更准确，更明白易懂。例如：我看最得劲的措施就是退——退到原来走的正路上。比方我们这地方，就得靠山吃山，先把冬季生产搞起来。（马烽《结婚现场会》）

又如：应该说，这也是一种丰收，是一种精神品质的丰收。（峻青《秋色赋》）

上例只说一个“退”，读者容易从消极方面去理解它的意思，延伸体点出“退到原来走的正路上”，“退”的含义就明确了。下例“丰收”的基本义是指物质上的丰收，这儿用的是引申义，所以通过延伸体说明专指“精神品质的丰收”。

有时，运用延伸式，还能生发出深刻的含义来。例如：他们正用劳力建设自己的生活，

实际也是在酿蜜——为自己，为别人，也为后世子孙酿造生活的蜜。（杨朔《荔枝蜜》）本体“酿蜜”是一个隐喻。为了让读者领会这个比喻的深刻含义，用延伸体加以阐发。

（三）延伸式可以把话说得更周密，更全面，而且条理清晰，层次分明。例如：《文摘报》将以报刊文章为源泉，以读者需要为依归，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求新，求博，求精，求快，荟集全国报刊文章的精华，起到传递信息，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活跃思想的作用。求新而不猎奇，求博而不芜杂，求精而不晦涩，求快而不粗糙——这是我们的努力目标。（《文摘报》第1期《致读者》）本体是“四求”，为了预防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延伸体又追加了“四不”，这样就更严密了。

又如：然而我首先要大声地说出来的是延安的空气。

自由的空气。宽大的空气。快活的空气。（何其芳《我歌唱延安》）

读者读了第一句，觉得很意外：为什么作者“首先要大声地说出来的”竟是“空气”？及至读完后面三句，读者方始恍然大悟，原来这是延伸式修辞。本体“空气”是用的引申义。后边连用三个延伸体，把“延安的空气”的几个主要特征都表述出来了，既全面，又清晰。

有一种先合后分（双提分承）的延伸式：

久别重逢梁山伯，倒叫我三分欢喜七分悲。
喜的是今日与他重相会，悲的是美满姻缘已拆开。

（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

两个本体，两个延伸体。第一个对第一个，第二个对第二个。层次清楚，有条不紊。

还有一种层层递进的延伸式：穆仁智：今儿晚上，我们少东家叫我到佃户杨白劳家里去给他办一件事，一件心事，一件不叫人知道的事。（贺敬之、丁毅等《白毛女》）从本体到两个延伸体，好象剥笋壳一样，一层进一层，让本体“一件事”的见不得人的实质暴露出来了。

（四）延伸式可以把话说得具体、形象，强调、有力。例如：火车走出居庸关，经过了一段崎岖的山路以后，便在我们面前敞开了一片广阔的原野，一片用望远镜都看不到边际的原野，这就是古之所谓塞外。（翦伯赞《内蒙访古》）本体“广阔的原野”比较抽象，延伸体里“用望远镜都看不到边际”这样一形容，就具体得多了。

一般地说，具体形象地叙述或描写，总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产生强化语意的效果。不过，有时也可以采用直截了当的办法表示强调，如：可是，同志们，这是不容易的，很不容易。（叶圣陶《景泰蓝的制作》）

延伸体不用比喻，不用其他形象化手段，就是加了一个程度副词“很”，也取得了强调有力的修辞效果。

（五）延伸式可以在描写客观事物时，让延伸体附上作者主观的评价，使语言带上浓厚的感情色彩。例如：敢于这样做的人，难道不是一个英雄吗？可以肯定说是一个英雄，一个大大的英雄。（翦伯赞《内蒙访古》）本体已经肯定了“英雄”，延伸体再增添定语“大大的”，赞美之意，溢于言表。

这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决不是平凡的树。（茅盾《白杨礼赞》）延伸体道出了作者对本体“白杨树”的评价。在文章中，“白杨”是有象征意义的。作者给白杨树的高度评价，其实正是歌颂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人民群众。

三、延伸式用于段落和篇章

上文所举的延伸式用例，只限于一个句子之内或句与句之间。延伸式还可以用于段落，用于篇章，其修辞效果也是十分显著的。先看用于段落的：

正象每次一样，匆匆地来，又匆匆地去。几天中我领略了两个字。一个是“绿”，只凭这一点，已使我留连忘返。雨中去访灵隐，一下车，只觉得绿意扑眼而来。道旁古木参天，苍翠欲滴，似乎飘着的雨丝儿也都是绿的。飞来峰上层层叠叠的树木，有的绿得发黑，深极了，浓极了；有的绿得发蓝，浅极了，亮极了。峰上蜿蜒的小径，布满青苔，直绿到了石头缝里。在冷泉亭上小坐，真觉得遍体生凉，心旷神怡。亭旁溪水琤琮，说是溪水，其实表达不出那奔流的气势，平稳处也是碧澄澄的，流得急了，水花飞溅，如飞珠滚玉一般。在这一片绿色的影中显得分外好看。（宗璞《西湖漫笔》）

这一段文字是写今日西湖的特点之一：“绿”。作者巧妙地运用延伸式修辞，让“绿”作本体，下面一连串句子都是“绿”的延伸体，“绿”成了段落的贯串线，一贯到底，使得全段重点突出，旨意鲜明。“绿”字不仅贯串本段，而且贯通下边两段。后两段仍是围绕了“绿”字做文章，由“绿”延伸扩展的佳句，一个接一个，一个连一个，诸如“即使一个绿色，也各有不同。黄龙洞绿得幽，屏风山绿得野，九曲七八涧绿得闲”等等，妙语连珠，美不胜收。

更进一步，延伸式可以成为篇章结构的线索。下例摘自乌兰夫同志在全国青联六届一次会议和全国学联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我们来分析一下它的结构特点：

如何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使自己成为一个真诚的爱国主义者呢？下面我向青年们提出四点希望，就是希望你们要有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建国之才和效国之行。

（以下分四大段详细陈说）

爱国之情，就是关心祖国的荣辱兴衰并随时准备为她献身的炽热感情。……

报国之志，就是振兴中华的雄心壮志。……

建国之才，就是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的本领。……

效国之行，就是把强烈的爱国热情、远大的报国志向化为实际行动。……（乌兰夫《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和统一大业贡献力量》）

这是篇章结构上的延伸式修辞。“爱国之情、报国

四、延伸式的病例举隅

延伸式有多种的结构形式，有多种修辞作用。我们运用这种修辞方式时，要注意它的形式，也要考虑它的效果。如果形式不当，势必会影响修辞效果。下边列举几种不同类型的病例：

A、杰西是一个人，一个机器人，一个活生生的人，我们家的大部分家务全由她包了。

在延伸式中，延伸体都是由本体延伸扩展而成的。延伸体与本体之间，各延伸体之间，都必须保持一致性。A例本体是“一个人”。延伸体甲“一个机器人”、延伸体乙“一个活生生的人”，分别都跟本体一致。但是延伸体甲与乙之间却不一致。究竟是“机器人”，还是“活生生的人”，读者无法判断。连意思也表达不清，自然谈不上什么修辞效果了！

B春天来了，电影百花园里欣欣向荣，“红、黄、蓝、白、黑”——《蓝色档案》、《黄英姑》、《红牡丹》、《白莲花》等影片，都已摄制完毕。

B例先借用习惯用语“红、黄、蓝、白、黑”对影片加以概括，作为延伸式的本体。这本来是很巧妙的办法。毛病出在延伸体：一是排列次序不当，把“红黄蓝白黑”排成“蓝黄红白”，不能一一对上号，读者感到扑朔迷离，十分凌乱。二是延伸体缺项，本体有五项，延伸体只剩四项。这儿不应当用“等”替代第五项，因为大部分读者都想知道“黑”是什么。

C，每当深夜就会有人影和歌声。如果月白风清，就会看到人影徘徊；如果阴雨昏暗，就会听到歌声低转。

C例的形式采取先合后分、双提分承的延伸式。本体“人影”“歌声”用“和”连接，表明深夜时二者都会出现的。可是，在延伸体中，却分别添上了假设的条件“如果月白风清”，“如果阴雨昏暗”。要是只有一个假设的条件，比方说，有一天，“整夜”（包括“深夜”）都是“月白风清”，那岂不是只能看见“人影”，不能听见“歌声”了吗！反之亦然。可见延伸体所表达的内容跟本体是矛盾的。要解决这个矛盾，最简单的修改方法是把“和”改为“或”。

延伸式是客观存在的一种修辞方式，在语言交际中已经用得相当广泛。可是过去的修辞著作中都没有涉及，它的主要特点，它的基本规律还没有好好归纳、整理。本文只是初步的探讨，不妥之处，恳请指正。

[书讯]

我校王关兴等同志著《瞿秋白研究文选》出版

我校王关兴同志和丁景唐、陈铁健、王铁仙等同志合著的《瞿秋白研究文选》最近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文选》共收录了作者们近年来撰写的研究论文二十一篇，并附有《瞿秋白笔名、别名集录》、《瞿秋白研究资料目录索引》等考证详实、严密的资料。该书系近年来瞿秋白研究领域内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

（强强）